

难忘的慰问演出

□梁桐纲

2022年9月11日《燕赵晚报》刊发了有关治河渡槽的文章。文中记述了“引岗渠”工程的过往今朝。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共鸣和回忆。读文生情情亦浓,不由得想起我两次赴引岗渠工地慰问演出的情景。

1970年,我读小学五年级,当时以我们学校为主,联合其他小学成立了一个宣传队。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在老师的参与和辅导下,除了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,还成功排演了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几个选场。这个由小学生组成的宣传队在当地名噪一时,我们进军营、到工厂、上礼堂,各种场合的演出不断。

那年小学放寒假,宣传队的孩子们仍没有休息,大家热情地排练打磨节目,在城关公社周边进行慰问演出。一天,负责宣传队的薛老师通知大家,近期没有演出任务,可以回家休息几天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像一只放飞的小鸟,骑着自行车回到了位于石家庄市郊区的家中。本想好好放松几天,没想到第二天时近中午,我正在院子里玩耍,忽听见一阵自行车铃响,只见父亲风尘仆仆地进了大门,对我说:“赶紧跟我走,你们有演出,12点在县招待所门口集合出发。”我听后进屋看了一眼时钟,已经接近11点了。我对父亲说:“你怎么才告诉我,离集合时间就一个小时了,三十多里地,让我飞过去呀?”父亲说:“你少说点儿,快些骑,看看能不能赶上?”

原来那是一次领导临时决定的活动,领导要求学校宣传队,当天晚上赶到位于平山县的霍北庄,为奋斗在柏坡岭前的引岗渠第一洞——霍北庄隧道工地上的民工和乡亲们慰问演出。已经回家的宣传队学生们,大都在城关公社范围内或驻军部队家属院居住,那时通信手段落后,老师采取分散开、人找人的办法总算通知到了大家。宣传队老师将电话打到了中学,父亲接到电话时已是上午9点多,为了不影响演出,已年过半百的父亲决定骑行35里地回家叫我。

那天,我从家中骑上自行车,飞似的往集合地

爷爷留下的墨斗

□王慰

“我有一间房,半间租与转轮王,要是射出一条线,天下邪魔不敢挡。”相传这是宋代诗人秦少游给苏东坡出的一道谜语,谜底就是木工不可或缺的工具——墨斗。

记得小时候,爷爷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墨斗的来历:木匠这一行,尊鲁班为祖师爷。某日鲁班在做木工活,正在为木料怎样取直而发愁,忽然看到母亲取线缝衣,随之灵机一动,将长线牵紧于木头之上得以取直。其后鲁班发明了墨斗,盖因此项发明与其母有关,故墨斗又有“班母”之称。

爷爷读过几年私塾,略通文墨,年轻时以务农为生。闲暇时,爷爷跟着邻村的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,断断续续学了两三年。手艺学成后,爷爷的手里多了一个墨斗,爷爷说,这是他师傅送给他的唯一信物。

农忙之余,爷爷用木匠手艺为家里添置了不少家什,衣柜、木箱、八仙桌、椅子、板凳等都是爷爷亲手做的。爷爷说干木工活是个体力活,也是个技术活,使用墨斗画线就很能体现木工手艺的基本功。

爷爷的墨斗是用水牛角做的船的形状,外观雕上了栩栩如生的鱼形图案,做工精致美观。儿时的我经常趁爷爷裁板开料的时候,偷玩他的墨斗,学着爷爷的样子在墙上画线,爷爷见了赶紧阻止我的胡闹,笑着对我说:“做个墨斗可不容易,别给爷爷玩坏了,我孙子将来要做读书人,像这个墨斗一样,肚子里装着墨水……”

有一年,村里首次放映《小兵张嘎》这部电影。看完电影,我就缠着爷爷给我“造”一把枪。爷爷笑着答

点赶去。平时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路途,我必须一个小时赶到,才能不影响大家按时出发。一路上我心里不断地念叨着:“不能误点、不能误点。”我来到招待所门前时,棉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,看到同学们正在往汽车上装最后一个道具,我心里松了一口气,终于赶上了。那晚,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慰问演出任务。

还有一次是在1973年,我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。快过春节了,寒气逼人,获鹿县(今鹿泉区)“勒紧腰带战引岗”的民工们还在沿线做着收尾工程。一天,老师告诉我们,宣传队要去为奋斗在那里的民工慰问演出。那天中午,我们乘车赶到了民工们居住的平山县一个村庄。民工们给我们递上足有半斤重的大馒头,盛上热气腾腾的大锅菜,像对待亲人般热情招待我们。

晚上的演出,在村中的空地舞台。村子里没有通电,我们备好两盏汽灯,搭着架子挂在台口。春节前的严冬,气温随着日落西山而更加寒冷。演出的台前幕后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我们有个节目表演的是民工们穿着跨栏背心,手推独轮车往工地送石送料,与供销社街头卖货郎相遇的情景。在滴水成冰季节的户外,我们要以那身装束扮演民工,表演十几分钟。带队老师担心学生们身体承受不住严寒侵袭,想让我们穿上厚一点儿的衣服上台演出。当时我是演员男队的队长,老师先是征求我的意见,又问了大家。表演这个节目的同学一致认为,民工大哥大姐们流血流汗甚至牺牲都不怕,我们眼前这点儿困难算什么!服装穿厚了会影响节目的效果,我们不穿。老师被大家的决心感动了,最后同意我们在严寒的夜色里,穿着背心表演节目。这个节目引起了站在台下观看演出的民工们的强烈共鸣。节目结束,在寒风中雷鸣般的掌声响了很久很久。我听到台下一位老人说:“可别把孩子们冻坏了。”这都表明我们表演的成功和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。

过去半个多世纪了,每每想起这些花絮,总会有种感慨,令人陷入沉思。我常常会感到,有一种精神和力量一直在影响和推动着我……

应了,没用一天时间,一把精巧的木质手枪制作完成。我得意地把枪别在腰间“抖威风”,小伙伴们满脸的羡慕,因为他们要么用手比划,要么拿根烧火棍当“枪”使,和我相比实在寒酸。

那时的我是个顽皮的野孩子,离爷爷的期望还远着呢,上树摘桃子,下河摸鱼,常拿一把弹弓四处寻找目标且“弹无虚发”,搅得村子里鸡飞狗跳。我不但“调皮捣蛋”本事大,还是村里的“孩子王”,春天,我们爬山、放风筝;夏天,我们游泳、打水仗;秋天,我们躲猫猫、荡秋千;冬天,我们打雪仗、放鞭炮。

作为孩子王,我常常将小伙伴们分成两拨人马,在山坡上、树林里、房前屋后玩“打仗”游戏。我轮流“扮演”双方的侦察兵,侦察“敌情”,然后和“战友”们一起打败“敌人”……如今看来很幼稚的游戏,当年我玩得乐此不疲。

我的贪玩儿在村里出了名,爸爸一脸“朽木不可雕也”的无奈。爷爷则气定神闲地说:“男娃儿性子野怕什么,把他关在院子里像花草一样栽培,以后咋经得起风吹雨打……”

在爷爷眼里,我不是朽木,而是可造之材。“宁可直中取,不向曲中求。”爷爷教导我这是墨斗的优点,也是做人的道理。多少年过去了,我像树一样挺直腰杆,天天向上,茁壮成长。

岁月匆匆,如今的我成了爷爷生前期望的样子——腹有诗书的教书匠。爷爷生前用过的墨斗被我当成宝贝珍藏在抽屉里。每当想念爷爷的时候,我就会打开抽屉,拿出爷爷留下的墨斗,凝视它、抚摸它。恍恍惚惚中,我的小伙伴们、我的爷爷、我的木手枪,还有我的童年,他们都回来了。

忆儿时冬趣

□李成锋

冬天跟着轻盈的落叶姗姗而至,大地万物也在忙着更换盛装。在距离单位不远处有一片银杏林,四季轮换,有不同的景色。初冬,银杏树的枝条裸露出来,金黄的银杏叶铺满地面。走在冷飕飕的风里,我的思绪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冬天,儿时趣事在眼前萦绕,格外令人神往。

那时候的冬天,风要比现在更凛冽,铺天盖地的飞雪也经常出现,我们在鹅毛般的大雪里追逐玩耍,在冰冻的河面上嬉戏追逐……

初冬时家家户户就开始储藏过冬的蔬菜了,我们会跟在父母后面到菜地去拔萝卜、挖胡萝卜、刨红薯……小手、小脸冻得红扑扑的,但并不妨碍我们干活的热情。刨红薯是我们玩得最快乐的事,父母看到被我们弄得“遍体鳞伤”的红薯,也只能摇头叹息。有时,我们拿起红薯在衣袖上擦一擦,就往嘴里塞,吃得津津有味。对大白菜的储藏,我们那里都是埋在泥土里。挖窖埋白菜只能是大人们的事,在砍倒的白菜地里收拾出来一片地,挖长方形的坑,把捆绑好的大白菜头朝下整齐密实地码放好,然后覆盖上土,最后再从柴垛拉来稻草盖上。这样储存的白菜水分不流失,保鲜特别好,以后吃多少就挖多少出来,既方便又不浪费。

当然,萝卜、红薯、胡萝卜会拉回家里,在院子偏僻处挖个窖,上面用树木当梁,用玉米秆、麦草做个规规矩矩的顶棚,放上木梯子上下就方便多了,留个出口用稻草编织的草垫盖严实了。有时我们也会偷偷地躲进里面,红薯窖里既挡风又保暖,饿了还能啃红薯、吃胡萝卜,是非常美好的事。

外面大雪纷飞、寒风呼啸,一家人围在炉火旁,边吃边聊,欢声笑语其乐融融。有时和哥哥们争烤糊了的红薯吃,弄得满脸是灰,但软糯、甘甜的红薯还是俘获了我的胃,就是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悠长。

记得儿时一身棉袄、棉裤就能度过整个冬天。用麦草做成的地铺,睡在上面柔软舒适,闻着淡淡的麦香就进入了梦乡,屋外寒风刺骨、大雪纷飞也就和我们脱离了关系。

冬日母亲做新衣

□孟红

儿时,常盼冬天,觉得冬天的乐趣最多,滑冰、堆雪人、打雪仗……最重要、最喜欢的是临近过年,母亲会亲手给我们姐弟每人做一套新衣。我们穿上新衣,满足了一整年的等待,也变成邻居家小伙伴眼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有时觉得好奇,母亲干农活的那双手,是那么粗糙,却什么都会做。而且看到就能做出来,还做得有模有样!

起初,母亲做的衣服不怎么样。有一次赶集,被邻村的大婶讥笑,说我们穿得像小乞丐。从那以后,母亲开始自学,一有时间就手拿纸和剪刀,又是剪,又是拼,这一片那一片的。母亲还时常拿回一沓沓图纸,每天都看着图纸细心琢磨各种衣服的样式。走在街上,看到人家的新式衣服,她就紧紧跟在身后仔细端详……母亲反复研究各种式样,更研究颜色如何搭配,一遍遍地尝试,一遍遍地琢磨,任何细微之处,都要精雕细琢。

在那个年代,我们家生活清贫。冬天放学后我就去捡菜,母亲在外面给人家缝制衣裳。寒风凛冽,她瘦小的身躯就像院子中的“节节高”,依然挺立在寒风中。经过不断练习,母亲做的衣衫越来越讨人喜欢。冬季,母亲下班回到家,双手冻得通红,我劝母亲做衣服时戴上棉手套,母亲却说:“戴上手套,拿着剪刀便把握不准,容易剪坏还要费时重做。”

这样一年复一年,随着时光的推移,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,母亲也不再做衣服。每每想起母亲在寒风中忙碌的身影,我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。